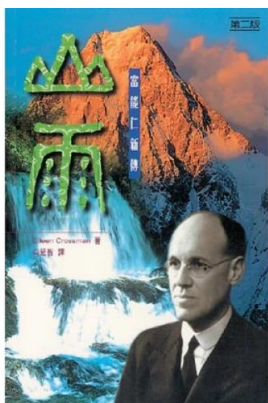


见证类：《山雨：富能仁新传》—湖北周弟兄



书名：《山雨：富能仁新传》

作者：克丽斯曼·霭琳 (Eileen Crossman)

译者：冉超智

出版社：福音文宣社

出版年份：2009

仁者爱人—周成君

生命中的第一次

首次为一部个人传记写作书评，我将生命中的第一次献给了《山雨：富能仁新传》这部书。与其说是为了这本书，不如说是为了本书中的主人公—英国宣教士富能仁 (James Outram Fraser)，他是最敬仰的基督教来华宣教士之一。

出类拔萃的富能仁

1886年，富能仁出生于英国伦敦西北部圣阿班市 (St. Albans, England) 的一个富裕家庭，父亲祖籍苏格兰的加拿大，母亲则是莫拉维亚名门之后。1906年，刚刚20岁的富能仁作为伦敦皇家学院的高材生，不仅在工科专业成绩斐然，而且对数学也颇有心得，更难能可贵的是他的音乐水平也很高，甚至即将举办自己的钢琴独奏音乐会。

激发宣教心志

就在此时，一本偶然得到的小册子深深触动了他的心，使他再也无法平静下来。小册子里有这样一段文字：“我们的主若今天回来，发现成千累万的人还未听到福音，当然会向我们询问，不知道我们将如何作答。我可以确定的一件事，就是我们现在昧着良心习以为常的一些借口，到时候会使我们觉得全然羞愧。”终于，那自幼便从父母身上所继承，并在大学校园里得着激励的信仰之火被彻底点燃，富能仁由此立志奉献自己作一名宣教士，要将福音传至地极！

加入内地会

此后，他加入了由戴德生所创建的宣教组织—内地会，并于1908年来到中国。1909年已经在中国接受过一段时间语言培训，经由缅甸的山路，辗转抵达他被差遣到的宣教地—中国云南省西部边境城市腾越（今腾冲）。由此开始了近30年在中国传扬福音的生涯，直到他生命的最后一刻……

融入傈僳族生活

富能仁在华宣教30年，最为卓越的贡献与成就，便是他亲手创建了傈僳族—这个中国西南少

数民族的教会。为创建这教会，他竭力学习傈僳族的语言与适应当地人的生活，一次又一次的跋山涉水，以巡回布道和短期宣教的方式深入一个个偏僻的山村，广泛接触这些在当时还相当贫穷落后的民众，直接向他们传扬福音。

重视文字工作

在口传福音的同时，他也特别重视傈僳族教会的文字事工和《圣经》翻译，亲身参与编写了世界上第一套傈僳族字母表（后世称之为富氏字母表），使这个古老的民族终于拥有了自己的文字。同时，他还积极促成了傈僳文《圣经》的诞生，并于1936年率先完成了对整本《新约圣经》的翻译与出版，使傈僳族可以用自己的语言和文字，直接阅读神的话语！

中肯地认识宣教对象

对于自己的宣教对象傈僳族民众，富能仁不仅没有一般外国宣教士在不知不觉中带有的优越感，反而具有强烈的属灵负担和真挚的认同感。他在自己的笔记中如此写到：“我认识不少傈僳人，他们诚恳、忠实，有些人特别热心，他们是好客的民族，大方豁达，十分坦率。我该说我们宣教士有时候也犯错，我们所言所为不都是明智的。”

“这些人或许正在衣不蔽体的情况下战抖。他们穷、肮、无知、迷信，但他们是神给我们的赏赐。你向神要属灵的儿女。神把他们选出来给你。你和他们握手，他们是神替你拣选的弟兄姊妹和母亲，有时可能还有男女儿童围绕在你身旁。我宁愿教傈僳小孩子唱“耶稣爱我我知道”，而不愿去教最有头脑的人微积分，因为他们对基督毫无兴趣。”

富能仁曾经在给自己的母亲以及代祷伙伴的信中，细致描写他所遇见的一位傈僳族小女孩：“她那双大而黑亮的眼睛，圆睁睁的像鹿的眼睛……多盼望你能听到她孩子气的话语。你会发现两件事：第一，这些孩子们并不缺乏机智。第二，他们和英格兰的孩子们一样有血有肉……”从文字中，发现他有一颗饱含深情的心！

为宣教对象学新事物

富能仁并非只关心傈僳族灵魂的得救，他也关注着他们实际生活中的困难。为了帮助傈僳族放弃种植罂粟（当时西南的少数民族，普遍以种植罂粟等植物作为经济来源，甚至是唯一的收入来源），毫无农业经验的他甚至开始学习农业和植物学，就是为傈僳族人找一条新的出路。

“能仁知道，基督教信仰将为土著民族带来一个崭新的生活方式。土地的使用，教育的发轫，新的饮食习惯，对政府态度的改变，医药，生活上各方面的事情，都需要彻底考虑。改变显然是很缓慢的，他们需要合适的指导。能仁潜心研究土壤和农业。假如傈僳人不再种植鸦片，他们山上的田地可以种什么东西？他们的耕种方法当如何改进，才能使他们的农耕获利？”

傈僳族的使徒

1938年9月25日，年仅52岁的富能仁在他奉献了近一生的宣教禾场——云南省永昌府（今保山市），因脑疟疾而离开了人世，离开了他所挚爱的妻子和3个年幼的孩子，离开了他所眷恋的这片土地！富能仁的心血没有白费，不仅傈僳族的教会最终得以建立，更在此后漫长而曲折的历史风云中屹立不倒。直到如今，傈僳族已经成为中国各民族中基督徒比例最高的一个（据《百度百科：富能仁》，到1990年代，中国的傈僳族有90%是基督徒）。而富能仁本人，亦被后世誉为“傈僳族的使徒”！

女儿执笔著书

作者克丽斯曼·霭琳（Eileen Crossman）是富能仁的女儿，所以本书材料不仅包括富能仁本

人所写的大量笔记，更有与他一起宣教的同工的回忆。因此本书带有某种自传的味道，读起来常令人有身临其境之感，如同与富能仁一道，跋涉于高山低谷之间，安歇于茅屋草舍之中！

“我们在一万英尺的山顶上过夜，两天来未见到人烟。黑暗降临，雪花飘坠……直到下午很晚的时候（已在雪线之下），我们才能生火吃东西。看到持枪的土匪。没有来打劫我们。山中景物壮丽，我尽情地享受……”，“小房屋实际上是用竹子和稻草所搭成，已经支离破碎，还没有掉到头上来，但漏水漏得厉害。老五（一位傈僳族同工）用些芭蕉叶铺在腐朽的房顶上，地面则是踩得很坚实的泥土……即使这样，我还是处之泰然，别无奢求。”

同工眼中的富能仁

在同工们眼中的富能仁：“看起来很年轻，身体强壮。就一个英国人来说，他是喜欢和人交往的。他中文说得很流利，必要时他会用文言。他旅行时穿着简朴一是自己缝来路上用的一有时候他被看作苦力，甚至是‘洋叫化子’！但他总是随身携带一件老师穿的衣服。到达目的地后，他马上穿得像‘衣冠楚楚的绅士’，使陌生人感到惊奇……他真是个旅行的良伴。我清楚地记得他对别人的体贴入微和细心照顾。他从不急躁。他会在路上停下来和人说话，随时愿意帮助人。他对动物，对苦工，对旅店的帐房都很好。他是那样地实在！”

妻子眼里的富能仁

在妻子邝洛西（Roxie Dymond）的回忆：“在汉人地区旅行时，我们经常睡在马店的草棚里，往往老鼠多，但绝对比一般客店干净。能仁非常强健，常跟在我骑的骡旁跑，从岩石跳过，爬上乱石堆，一路和我谈天说地。像他这样在蛮荒之地住了很久，养成了对衣着毫不介意的态度。他即使住在比猪棚好不了多少的地方，仍然是个彬彬君子。无论任何地方。只要能召集几个人，他会在晚上带着风灯向他们传道。回来后，总会有段长时间的祷告……”

描写鲜活诚恳亲切

这些生动的文字和第一手的描写，让富能仁跃然纸上，鲜活无比。作为个人传记，没有将主人公过分美化、超人化，甚至塑造如同圣人一般完美无缺，反而是展现出富能仁作为一个和你我一样普通、有限之人的软弱。这种软弱，有时体现在身体的病痛上。这种软弱，有时表现为一种灵性上的灰心，被深深怀疑与挫败感所困扰，甚至感到绝望！这种软弱，有时又表现为一种心灵上的挣扎，对自己所承担之重任的不耐。正是这些展现富能仁身心灵软弱的文字，使得本书的主人公、这位卓越的傈僳族的使徒，看起来更加的真实、诚恳与亲切。

反思与借鉴

一、掌握福音核心

富能仁对于福音最核心的信息，以及如何对归信者进行深度栽培都有清晰的认知。他对世上的知识不排斥，避免信仰沦为反智主义。他这些观点，对于今日的基督徒，尤其是传福音者来说依然极具现实意义。

二、建立“自立、自养、自传”的教会

富能仁从开始就坚持必须将创建的傈僳族教会，建立一个“自立、自养、自传”组织规范化的教会。对于当时，普遍给归信者提供经济资助以促进宣教的方式，富能仁极度反感，甚至称为“恶毒制度”。历史证明他的坚持极富远见，傈僳族教会在时局剧变后没有灭亡，反而继续发展壮大！

三、祷告在宣教事工中的重要性

富能仁认为祷告才是宣教事工能否取得成功的关键要素，是福音能否得到传扬的成败所系！

他写到：“我越来越觉得是神的子民的祷告使工作蒙福，无论他们是否直接参与那些工作。保罗种植，亚波罗浇灌，神却使它们生长。藉着信心的祷告，无论是在中国或英国，生长可从天上降下来。我们只不过是神的管家——用我们去作成他的工。不是我们的工。我们尽我们应尽的份，然后就只能跟别人一起期待他的赐福。”

为建立一个稳定、可持续不断为前方宣教士提供祷告支持的团队，富能仁甚至向母亲求助，恳请她招募一个祷告小组，与前方的他一起同工，进行属灵祷告争战！他不断以书信，将宣教前线的需要和代祷事项告知小组，哪怕一封信要数周甚至数月才能送英国。在他看来，身在宣教禾场中的他只是一个成熟庄稼的收割者，而远在英国的“代祷团”的祷告，才是这场宣教事工的真正属灵主战场！透过富能仁的宣教理念，发现哪怕身在后方的你和我，都可以用坚定的代祷与那些前方的、默默无闻的宣教士们一起同工、一起争战并最终一起得胜！

四、文字传递的影响力

当年一本福音小册子，坚定了富能仁成为宣教士的决心，使他此后整整 30 年的光阴委身于僕僕族。他一定不会想到在自己去世 81 年后，在千里之外，有一位弟兄用牙咬着木棍，敲下一个个文字，来讲述他的故事。就这样，我和我最敬仰的宣教士完成了一次跨越时空的相会！当初一本福音小册子改变了富能仁的一生，而他的一生又产生了本文；那本文的流传，又会否激励出下一个富能仁呢？

五、看重神所重视的

富能仁以及他那一代的许多西方宣教士，愿意放下原本的优渥生活和锦绣前程来到中国，甚至来到莽荒烟障之地，这固然是出于传福音的使命感和责任感、被基督的爱激励。但不可否认的是，这何尝不是出于他们对中国这片土地，以及祖祖辈辈生活在这片土地上人们的爱呢！

因这份爱，他们舍近求远（欧美同样有福音需要）；因这份爱，他们看出这里是全世界最大的禾场，有最多需要被拯救灵魂的地方！我深信，今日中国也有许多默默无闻的宣教士，或隐姓埋名于乡野小镇之中，或跋山涉水于雪山梯田之间，向同胞、向那“骨肉之亲”诉说耶稣的名字。他们是使徒生命的继承人，是宣教士精神的传递者，更是我们该每天用祈祷与他们一起同工、一起争战的兄弟姐妹！

遗憾的是，并非每个基督徒内心都有这份从主而来的爱。有时候我们反而对这里的一切、这片土地，以及其上的人们抱有一种怨、一种恨！我们的理想有时并不是让神国的帐幕在这里扩张，反而赶紧让自己变成一个外国人。讽刺的是，当年宣教士们心心念念的是巴不得让自己变成中国人。或许，在我们的心中，这里是要尽力逃离的埃及和巴比伦，而不是用福音去占领的雅典和罗马！或许，在我们的生命中，不仅欠一份回报基督救恩的爱，也欠这片土地上人们一份福音的债！

爱神的人爱人

“仁者爱人”这句《论语》中的千古名言，对于那一代如饥似渴学习中国文化的宣教士们来说，一定不陌生。那么，富能仁给自己取名“能仁”二字，是不是为了期许自己能成为一个“仁者”，用自己的一生，来实践基督信仰“爱神爱人”这最大的诫命呢？无论是与不是，富能仁都当得起“仁者爱人”这四个字。他是一位仁者，用他的一生，爱着中国人！

欢迎浏览良友圣经学院网站 <https://lts38.net/>，或 <https://lts33.net>，电邮至 school@liangyou.net 联络。